

應之辭時習佞給務以誦怪相誇肆言無軌一至于此或者不察認爲莊子語愈增疑議皆不究其本源故也郭氏知此而不明言使觀者自得世有好奇之士爲彼怪語所惑遂苦心焦思生異見以求合其說雖動何補於是衆心豁然如發重覆而觀天日也竊惟聖賢垂訓啓迪後人義海宏深酌隨人量筴註之學見有等差須遇師匠心傳庶免多岐之惑否則死在惠施句裏無由達南華向上一關雖多方五車不過一辯士耳古語云務學不如務求師至哉師恩昊天罔極茲因纂集諸解凡七載而畢業恭姓辦香西望九禮儼乎無隱講師之在前洋洋乎南華老仙之鑑臨于上也所恨當時同學南北流亡舊聆師誨或有缺遺無從質正徒深慨嘆耳師諱應元字善甫蜀之順慶人學通內外識究天人靜重端方動必中禮經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是

也江湖宿德稔知其人不復贅述聊誌師徒慶會之因于春末俾後來學者知道源所自云咸淳庚午春學徒武林楮伯秀謹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外  
十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莊子口義發題

卷一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自分爲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爲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爲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爲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爲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適當二難也鄙略中下之

人如佛書所謂為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四難也況語脉機鋒多如禪家頓宗所謂劍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藉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有所歸著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於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為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脉稍知梗概又頗嘗涉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呂吉甫五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為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昌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同志者

共之齋蘇林希逸序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雖陽蒙與嘗為家澤國史學無所不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卑而高也其言沈澁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說器之楚威王聞同賢使使幣幣之許以爲相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之位也子獨不見邪祭之犧牛手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豚豚其可得乎子西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汗漬之中自快無爲有因者所羈終身不仕以依吾志焉庶封南華真人書焉而華真經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一

居 齋 林 希逸

內篇逍遙遊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樂之言以一樂字爲首看這老子言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讀樂言矣樂言一此詩形容中樂併一樂字亦不說也此詩法之妙乎如七層塔上又一層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